初论日军在南京江东门一带的屠杀与遇难者尸骨的掩埋及其发掘

南京城西的江东门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地方。本世纪30年代末，这里不仅是侵华日军集体屠杀的场所，也是遇难者尸骨丛葬地。80年代中期，因为在这里发现了遇难者的遗骨，江东门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立馆之地。1998年4月，这里又发现部分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骨，江东门再次为世人关注。

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南京大屠杀史当然涵盖江东门集体屠杀；从点和面的关系来讲，加强对日军在江东门一带屠杀与遇难者尸骨掩埋及其发掘的个案研究，对于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日军在江东门一带集体屠杀及遇难者尸体掩埋历史资料和证人证言的考证

1. 当年江东门地形地貌的考证

江东门位于南京城西水西门外，是明代南京都城外郊西南部城门之一，有水道经过北河口入江，因位于长江东侧而得名。

在南唐以前，长江主航道大约在今天的莫愁湖、上新河、江东门、三汊河附近。后来，泥沙堆积，沙滩面积不断扩大，上新河、江东门一带成为陆地。在30年代，以江东门为中心，东至水西门，西至上新河，北至下关的三汊河，有莫愁湖等大小湖泊和池塘，一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河横贯其间，形成了一个较为荒凉的三角水网地带。从水西门至上新河为 5 公里,江东门在中间的 2.5 公里处。其间有一条公路，汽车从水西门出城，可直通上新河，一些村落散布在路旁。江东河边芦苇丛生，周围的池塘有不少，当地有些百姓以采集茭儿菜、种植荷藕谋生。日军进入该地区时，有不少人就躲进芦苇荡里，有的甚至隐蔽了几个月之久。

江东河上有一座桥，名叫江东桥，始建于宋代。相传，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即在此桥附近。此桥为南京西部重要交通枢纽。

距离江东桥不远，有一座著名的监狱——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该监狱初建于 1930 年,又名“ 军政部军人监狱 ”“ 中央海陆空军人监狱 ”,老百姓称之为“ 军法处 ”。监狱座北朝南 ,东西、南北各长约 200 米，呈正方形，面积约有 40000 平方米，能够同时关押 1400 余人。监狱周围有围墙、铁丝网，沿着围墙的四周还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沟，将监狱包围。

2.1937 年 12 月日军在江东门一带的屠杀

江东门是当年侵华日军大屠杀的重要地点之一。 1985 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在这里建立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遇难同胞纪念碑 ”,碑文写道 :“1937 年 12 月 16 日 ,日军将被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囚禁于原陆军监狱院内，傍晚押至江东门，藉放火焚烧民房照明，骤以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者众声哀号，相继倒卧于血泊之中。遗尸枕藉，盈衢塞道，直至蔽满江东河面 ,且抛露风日之下 ,久无人收 ,情至惨烈。迨逾数月 ,因天暖尸腐，始由南京慈善团体收尸万余具，掩埋于就近两大土坑内，故称‘ 万人坑 ’。爱立此碑 ,藉志其哀 ,悼念死者 ,兼勉后人 ,热爱祖国 ,奋发图强 ,反对侵略战争 ,维护世界和平。”

(1) 日军与中国军队在江东门一带的交战情况

1937 年 12 月 10 日 ,日军对南京发动总攻击 ,谷寿夫的第 6 师团猛攻中华门。与此同时，为切断南京中国守军的退路，第 6 师

团的步兵第 45 联队从西善桥出发,经棉花堤、上新河、江东门,再北上下关。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称:“10 日,第六师团命令部分联队从扬子江岸出发,向前进军,同退却的敌纵队相遇,予以击溃,14 日到达下关。”[①] 中国守军与日军 45 联队在棉花堤、上新河附近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对此,田中正明在《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中有不少记载,现摘录如下:

> 11 日夜到 12 日晨,与驻守在上河镇(应为上新河)的敌人交战。攻占该镇的第十二连在这次未曾料到的苦战之后,丧失两名排长,士兵伤亡二十四人。敌人遗弃尸体约三百四十具。
>
> 13 日拂晓,第十一连和高桥义彦中尉率领的山炮、工兵各一个排总共约二百五十人,与从城内逃出来的约一万五千名中国部队在上河镇北侧的堤坝(应为棉花堤)上展开了遭遇战。经过用山炮点射和近五个小时的白刃战,除连长方大菌之外,我方还伤亡八十人。由于救援部队的到来,敌人弃尸而逃。所遗弃的尸体数是,堤坝上约两千三百具,江边上约一千具,基于这一战功,第十一连荣获了师长发的奖状。
>
> 13 日早晨,第七连(即中队)在江东门与从水西门逃出的敌人遭遇。我方排长岩间战死,连长日高负重伤,此外还伤亡三十人。敌人遗弃尸体六七十具。
>
> 成友营长率领的第十二营 13 日早晨从江东门出发前往下关途中,在三汊河又与城内逃出来的敌人遭遇。战斗中,我方伤亡十余人,敌人弃尸约一百余具。

如果把田中正明所说的‘敌人弃尸’的数字加起来,可以算出在江东门一带,中方军队战死的共有 3800 余人,其余的均成为日军的俘虏。日军第 6 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在《军情报告》中,就当时

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可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所覆盖。”

(2)日军在江东门一带屠杀俘虏和平民

不保留俘虏是日军的既定方针,这可以从不少日军官兵的日记中得到证实。早在1933年1月作为‘机密’文件发行的教科书《对支那作战法》称‘:支那人非特户籍法不完善,其兵员中亦浮浪者尤多,能确定其存在者甚少,故即使将其杀害、或释放于他地,当不会成为世间之问题。’步兵第23联队的一个士兵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碰到大约2000名无路可逃的中国佬,打着白旗排成长串投降,老幼掺杂,服装不一,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沿道绵延而跪,简直成了天下奇观。(我们)好像没有采取任何处理措施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杀了。近来,闲得无聊时,就拿杀中国人取乐。把无辜的抓来,或活埋,或推入火中,或用木棒打死,或采用其他残酷手段加以杀害。’② 日本著名学者洞富雄认为,谷寿夫所说的“万余敌人”中无疑混杂着很多俘虏和平民百姓。一般平民,“他们是从南京城西侧诸城门和城北的挹江门外下关逃出来的。中国兵,既有扯起白旗的,也有一起朝扬子江岸边溃逃的,但是他们连带一般市民,都在机枪扫射下葬送了生命”。③上述田中正明所列举的3800余名‘敌人弃尸’中,也肯定有不少俘虏和平民百姓。

事实的确如此。教导总队的士兵乔祖贵在队伍溃散后,逃往下关受阻。他亲眼看见向江东门方向逃跑的十来个老百姓,全被日军击中。乔祖贵躲入一间空房未被发觉,得以幸免。④刘世海所在的第87师驻守在雨花台,经过几天的战斗,部队开始退却、瓦解。刘世海等人败下来后,从城南跑到城北,企图渡江,但江边没有船只。后来,刘世海与四五十人一道,经三汊河,来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去。一路上看见许多尸体横陈路边,除了当兵的以外,也有老人和孩子。还有一处有7具尸体,都用铁丝穿了锁骨连

在一起，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一个女的鼻孔中塞着两发没打过的子弹，7 个人都是被刺刀刺死的。⑤在江东门，刘世海一行人也没逃过劫难，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他们把白旗给日本兵看，对日军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他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其中有十几个人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起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刘世海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他只记得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旁的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刘世海苏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他身上压着两个死人，他使劲推开站了起来。幸亏伤口还不深，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亮，他赶快离开了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他躲进了洞中……那次遇难的时间，是冬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同行的 50 多人，只有刘世海一人幸存，脖子上留有刀疤约 10 厘米长。

(3) 日军在江东门一带扫荡过程中的狂捕滥杀

早在 12 月 7 日，华中方面军即发布了分区扫荡的命令。虽然这个命令中仅提到城内扫荡，但在城外的扫荡也大规模地进行着。从《华中方面军南京城内外扫荡区域要图》(14 日前后)中可以看到，以江东门为中心的大约 3 平方公里的区域，正是日军第 45 联队第 3 大队负责扫荡的区域。

日军对于扫荡有不少规定。同属第 10 军的第 9 师团步兵第 6 旅团"关于进入城内的旅团命令'就包括"南京城内扫荡纲要"。上面说："逃跑之敌，据判断大部分换成便衣，所以，凡有可疑者，悉数检举，在适当位置监禁。'在"关于实施扫荡注意事项'中说："青壮年都可以看作败残兵，或是便衣兵，要全部逮捕监禁！'⑥日军在扫荡过程中，大肆搜捕，到处抓人。"日本兵对于中国平民可以随手乱抓，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硬茧，就可以指为当兵的证据，必死无疑。'⑦江东门一带的居民大多是农民，他们的手上不可能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老茧，很多人成为日军搜捕的对象。现住江东门积善一队的邱荣贵在江东门就经历过好几次这样的检查，邱荣贵曾为日本兵当过挑夫，拿到一张日军写的路条，得以幸免。住江东乡新农村的蒋前富回忆说："1937年冬月十四日上午，有两个日本人到汪明志家门口找花姑娘，在门口的草堆里找到一套中国兵的军装，日本人把军装给王德明穿，一看他穿得正合适，就说他是中国兵，当场就把王德明打死了。'⑧

日军在江东门以搜捕中国兵为名，胡作非为、大开杀戒。徐学玉当年19岁，他记得："冬月十一日早上，日本人在电台端着枪，对我打来，子弹从我肩上擦过，打中我后面一个人，只听'啊'的一声，后面的人就倒下死了，我也受了伤。第二天，日本人又来了，叫我趴在地上，问我是不是中国兵？我说不是中国兵，日本兵便打我，对准我的头打了一枪，我头一偏，子弹从头边擦过，至今还留有伤疤。后又踢我三脚，当时我动也不敢动，如果动了，他们就要把我打死。'⑨家住江东乡北圩村的季永松也有类似的经历，冬月十三日他遇到日本兵，日本兵问他是不是中国兵，他说不是，是种地的，日本兵根本不听他的辩解，仍然认为他是中国兵，他的头上被打了一枪。⑩

日军还大肆强奸妇女，朱有才亲眼看见本村丁家的女儿因为不肯被日本兵奸污，跳到河里，日军又逼她的哥哥去拽她上岸，她哥哥自然不肯，结果她哥哥与父亲均被杀害。他还看到本村戴家兄弟被日军戳死，蒋家兄弟也被日军杀害。

农妇陈万珍曾亲眼目睹日军在江东门附近的积余村，残忍地将一批难民活活烧死。她说："冬月十二(即12月14日)这一天上午，日军抓走了我的伯伯，随后又将他押送到积余村附近王华明家里。王家的三间房子当时已关满了难民。过了一会，日军又把这些难民押到附近的一个大茅坑里，用几张大桌子卡在人头上面，然后在桌子上加上干柴点燃，桌子和人一道化为灰烬。日本兵走后，

我去找伯伯，伯伯已和所有的受难者一道被活活烧死在茅坑里。”邱荣贵也记得这次屠杀,他说“:积余村王华明、王月德家有百十名中国难民，全都捆绑着，被日军打死，尸体堆在房后的大茅坑里。那天，我也被日军抓去，后来跑了……晚上我出来时，那百十名难民全死了。”

江东门地处城郊，比较偏僻，同时又是通往江边的要道。当时，有不少外出避难的人滞留于此。张从贵那时家住宝塔山，由于日本人到处大肆屠杀，被逼无奈，在日军占领南京几天后，只好外出逃难。在路过江东门时，被日本人抓住。他说：“走到江东门桥上时，从桥边的芦席棚里，走出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军。他们不问青红皂白，竟将我们同行而互不相识的九个人抓去，指手划脚，叫我们干抱稻草、铺床、烧饭等杂事。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等日军吃完晚饭后，天已经黑了，他们把我们九人叫到一个铁丝网围着的操场内，逼我们全部跪下。两旁各站着一名日军，以防我们跑掉。另有九个日军，各持一支上了刺刀的枪，朝我们身上刺。第一刀正刺在我的腰部，因天气很冷，我穿着棉衣，这一刀没有刺着我的肉。第二刀正刺到我的颈部，顿时鲜血直流。没一会工夫,由于流血过多,我昏倒在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日军也就以为我死了。到了深夜，我苏醒过来了，借着月光，我看到其他八个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周围一片血迹。我仔细听了听，没有一点动静，我猜想日军大概都睡觉了，就拖着沉重的身子，爬到铁丝网前，滚出了铁丝网，掉到沟里。我又忍着伤痛，爬了一里多路，在一块坟地里歇了一会儿，看到周围有稻草，就抓了一些垫在地上,就地躺下。由于伤痛,实在睡不着,熬到天亮,看到一些难民从这里经过,我就跟在他们后面。”

宋米氏,当年住在牌坊街 173 号。日军攻入南京后，她与丈夫宋昌仁一起逃难到江东门西街头的一间草房子里，这时房间已经住了十几个难民。后来，她的丈夫和其他男子，全被日军枪杀了。

宋米氏回忆说：“第二天下午约三四点钟，来了一个日本兵。当时我抱着孩子，丈夫抱着两床毯子，那个日本兵东张西望了一下转身走了。隔了一会儿，冲进来三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兵，端着枪，把所有的男人都赶出了屋子，留下女人、孩子在房内。我丈夫他们被押到附近菜园地的池塘边，沿塘边的杨柳树站着，被日本兵用枪一个一个地杀害了，尸体都倒在了池塘里。女人们看到自己的亲属被害，都哭喊着要冲出去，日本兵用皮鞋踢，还放出狼狗来。杀完了男人后，又把房子锁上，点起火，想烧死女人和孩子。幸好此屋有后门,我们才得以逃生。”

刘福根，家住茶亭东街，他回忆说：“当时日军在这里有一个连,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一天,我家来了亲戚项良明和他的儿子项连生，躲在我家豆芽房。日本人来抓民夫，抓到项良明的儿子项连生，他不愿意去，日本人就用枪托打他，当时他的衣服也被抓破了，项连生还不愿意去，日本人就往死里打。我父亲见情况不好，就想跑，日本人也没放过他。我父亲刘保荣、我大舅李保田就这样被打死了，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三个木匠和两个过路人。”[11]

(4)日军在中央军人监狱的屠杀

当时，中央陆军监狱里面关押了不少被日军抓获的俘虏和难民，这些人都被日军凶残地杀害了。家住积善村的邱荣贵曾挑着两头猪，跟着日军到监狱门口，他亲眼目睹大批中国军人和难民被屠杀的情景。他说：“日军叫我跟着他们走，刚到江东门军法处门口，日军叫我把猪放在门口场上，这时我看见有一千多名难民被日军从监狱里绑出来，从江东桥头一直排到凤凰街，每隔几步就有一个日军，他们手持刀枪，只听日军军官一声嚎叫，日军就用刺刀往这些无辜的中国难民身上乱刺，上千名中国人倒在血泊之中……”邱荣贵的鞋子上全是血，后来血干了，他不得不把它扔掉。

刘修荣当年 16 岁，他看见日本兵把国民党军的俘虏集中在陆军监狱（就在他家附近）到大士茶亭之间约 1 公里长的距离之内，

用刺刀捅、用机枪扫,整整杀了一天,尸体成堆,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

朱有才记得那是 12 月 16 日，当时他躲在几里以外的阎王庙避难，都能听到监狱这边机关枪响个不停，难民的哀号声不绝于耳。开春以后，朱有才到水西门领良民证，监狱门前的马路上还到处都是血迹。

监狱里面也是日军杀人的屠场。几天以后，朱有才到监狱里面找东西吃，他看到死人就像麦靶子一样，到处都有。家住江东门的孙孔氏回忆说，她的丈夫孙正宝曾被日本人抓到监狱做工，他看到很多中国人被机关枪扫死了，吓得回来后就病了，几年后病故。

(5)江东门的“尸体桥”

离监狱不远的江东桥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被炸毁，日军为了过河,竟然丧心病狂地将尸体堆积在河上,上面铺着木板、衣被,成了令人恐怖的“尸体桥”。这个桥头原是孙殿炎的家,相距只有 10 米左右，因为日军经常从这里经过，很危险，他们一家就迁往距离约 200 米的一座空房子居住。据孙殿炎回忆，尸体桥呈台形，由于垫得不是很平整，多少有些晃动的感觉。一次，一辆日军军车滑进河里,为了便于作业,日军便把孙家的房子点燃,作为照明,用另外一辆卡车牵引落水的军车。[12]对尸体桥的晃动,何玉峰回忆说:“江东门的江东桥被炸,日军用尸体填平河道,上铺门板、芦席,作为便桥。人走在桥面上,上下颤动,实在惨不忍睹。”住在江东门的朱有才回忆说，用来垫这座尸体桥的，还有活人。“当时江东桥是中央军炸掉的，鬼子把死人、活人填到河里，上面铺上木板。1938 年，日军中岛部队才又重新造了桥。”对此,家住江东门附近的张文尧、孙孔氏都记得很清楚。孙孔氏还记得，后来挖这条河时，挖出了很多的尸骨。

(6)日军第 16 师团在江东门一带的屠杀

12 月 15 日，华中方面军下达命令，为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并

准备下期作战,除第 16 师团继续驻守南京外，其他师团相继撤离，谷寿夫的第 6 师团第 45 联队奉命侵占安徽芜湖。江东门地区成为第 16 师团(该师团长为中岛今朝吾)的防区。12 月 21 日,佐佐木到一被任命为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日军继续大肆搜捕杀戮我无辜军民。据佐佐木到一《一个军人的自传》记述，从 12 月 24 日至翌年 1 月 5 日,日军在城内外不断进行所谓的“讯问”,“在城外近郊坚持不法行动的残兵败卒也逐渐被捕获”，在下关被枪决的就达数千人。[13]

日军在江东门继续搜捕杀戮无辜百姓，江东乡积善一队的崔素华回忆说:“1937 年,日本人来了(侵占南京后)半个多月,我二婶家来了几个日本人，二叔和我堂弟被他们抓住，拖到江东门军法处，二人被绑着推到一个大茅坑里，结果堂弟被打死，二叔看见日本人走后才爬回家。”[14]

不仅如此,由于江东门地处城郊,河塘密布,荒地众多,易于掩埋，日军还把在城内搜捕的俘虏押解到江东门进行屠杀。据《首都警察厅西区警察局搜集当年在南京罪行调查资料表》记载（1945 年 11 月 12 日),1937 年 12 月,日军中岛部队在江东门附近,“将我抗战前警厅官警俘集江东门地点,以机枪扫射,约千余名殉难”。

3.1938 年春在江东门一带掩埋遇难者尸体的情况

经过日军的疯狂屠杀，江东门一带尸横遍野，陈永富曾亲眼目睹这一惨景,他回忆说:“有一次,日军叫我去抬蔬菜,从凤凰西街到江东门约四五里路，我一路上看到有很多被害同胞的尸体，其中有些是国民党兵。有的是被日军杀死的，有的是被烧死的，横七竖八躺在路边和水塘里,惨不忍睹。”

目前所掌握的 4 份档案资料,明确记载了 1938 年初在江东门一带掩埋尸体的情况。红卍字会于 1938 年 1 月至 5 月在水西门至上新河一带收尸掩埋死难者计 14 批,共埋尸 8459 具。其中,于 1938 年 2 月 9 日,在江东桥收敛尸体 1850 具。同年 2 月 14 日在

中央监狱内(即陆军军人监狱)收尸 328 具。崇善堂第二埋尸队从 1938 年 4 月 9 日至 23 日，在水西门外至上新河共计收尸 18788 具,其中,男尸 18429 具,女尸 336 具,儿童 23 具,埋葬于附近的各荒地菜园。旅居上新河的湖南木商盛世征、昌开运，因家务、财产的缘故，在南京沦陷前没有离开。在日军的屠刀下，上新河一带，“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凄惨万状”。盛世征、昌开运二人从死尸丛中逃出，发动了木业商人助款雇佣民工组织掩埋队，在江东门、水西门、凤凰街、广播电台、棉花堤等地,共埋尸 28730 具。抗战胜利后,盛世征、昌开运二人呈文给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内称：“民等被拉扛虏物,心惊肉跳,可怜死者抛尸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将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此系安慰死者聊表衷心。”

这几个掩埋队都曾在江东门一带活动，它们之间相互独立，掩埋数字不可能重复。盛世征、昌开运是以埋尸一具给钱 4 角的方式来雇佣工人的，关系简单明晰。而崇善堂则相对复杂一点，堂长周一渔兼任掩埋队队长，下设 4 个分队,每队设主任 1 名,供伙食，无薪给 队员 1 名,日给米 8 合 夫役 10 人,每人日给米 6 合。如果把慈善团体在这一带掩埋尸体的数字加以清理，就可得出从水西门到上新河，慈善团体共计埋尸 55977 具。即使除去田中正明所说的‘敌人弃尸’3800 余具,还有 52000 多具尸体，这是一个庞大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数字。

江东门附近有不少人曾参加过埋尸，现住白露南巷的张文尧回忆说：“红卍字会组织了埋尸,我干了一天,有的妇女下身还插着鸡毛掸子,我看到的尸体有几千具。”(尸体埋在)监狱对面,有三个大坑,是日本人飞机炸弹炸的……坑有一人多深,二三丈宽。”朱有才也证实：“(尸体)是用钩子钩,拖到监狱对面的三个坑,坑有三间房子大,是飞机炸的。”

孙殿炎则回忆说，监狱对面还有战壕和毛厕，尸体就被埋在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面。“日军进城二十天以后，红卍字会才组织收尸，尸体送往军人监狱对面一条长达二百多米,宽一米,深一点五米的战壕和二个砖砌毛厕内,层层叠叠,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万人坑’。”

孙孔氏回忆说:“当时江东门死了很多人,这里有三个坑,里面埋很多人,有老百姓,也有中央军,还有妇女和儿童。”

监狱对面的坑,还是日军杀人的屠场,家住江东中保村的陈德星在 1937 年冬月,路过江东门时,亲眼看到:“日本兵在模范监狱前面把桌子、床板、大门板、木料等堆在一个坑内,倒上汽油点燃,然后两个日本兵架着一个中国人，后面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戳着中国人的脊背,把中国人往火堆里推,只听到声声惨叫,实在惨不忍睹。”

在慈善团体掩埋尸体后，从水西门到上新河到处坟茔遍地。何玉峰回忆说:“南京沦陷时,我避难郊区沙洲圩。目睹在长达五六公里的水西门至上新河这一段道路上,被日军杀害的人,真是尸横遍野。记得经过红卍字会掩埋，在这条道路上，每隔二三十公尺,就有一丘尸体堆。”

综上所述，江东门是日军大屠杀的地点之一。仅红卍字会掩埋的就达 2100 余具,如果加上崇善堂及盛世征、昌开运在这一带掩埋的尸体数目，再考虑其中一些尸体是由遇难者家属自己掩埋的,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江东门遇难者的人数约在 1 万以上。

1984—1985 年发掘与考证江东门遇难者遗骨

1982 年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激起了南京人民的愤怒,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来信来访,要求南京市委、市政府为 30 万遇难同胞建立纪念馆、纪念碑，把这血写的、不容篡改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

1. 如何发掘江东门“万人坑”

1983年 11月，南京市委、市政府顺应人民的意愿，报经江苏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了“ 南京大屠杀 ”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该办公室下设建馆立碑组，以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黄耀静负责，孙连塘、侯立仁专职其事,主要负责建馆选址、征用土地、勘察设计、经费落实和发掘江东门“ 万人坑 ”遗骨等项工作。

建馆立碑组于 1983 年 11 月 20 日即分工开展上述各项工作，而首要工作是建馆选址。当时有几种意见：一说是在长江边下关选一地点；一说是在市内选一地方。而这些地方没有空闲地，最后选在了江东门。其理由是:1982 年 5 月，南京市文化局文物普查办公室在全市开展了文物普查。12 月上旬，经群众反映在雨花区江东门江东桥附近，发现了一个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的“ 万人坑 ”。且据史料记载，该处确是日军屠杀的遗址和丛葬地。况且该坑周围全是荒地和菜地，选该处建馆不会涉及拆迁等问题。故南京市委、市政府据此决定在江东门建立纪念馆。因此，1983年 12 月 13 日,即日军侵占南京 46 周年之日，举行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奠基仪式。

2.“ 万人坑 ”遗址概况及凭吊活动

江东门“ 万人坑 ”位于 86517 部队营房（原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对面,其周围的地形是北面高,南面低,高低落差约 2米,呈坡形。北面的高地是 86517 部队的 8 亩土地,基本是抛荒地,杂草丛生，少数是部队家属种的菜地。南面的低洼地有 14 亩,全是农民的菜地。“ 万人坑 ”就在部队高地与农民菜地交接边缘，即现在的鹅卵石广场小枯树的位置。该坑是自然形成的圆形状，直径约 2 米左右。其周围杂草从生，坑上覆盖着油毛毡，掀开油毛毡，其内全是累累白骨。此坑发现后一直没有开挖。

该处“ 万人坑 ”遗址,尚未开挖前,就先后有 3 批日本友人来此参观凭吊。最早来此的是日本《朝日新闻》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本多是为了进一步搜集实证，占有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反击右翼势力

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特于 1983年 12月 16 日至 26 日在南京访问 10 天,采访幸存者,验看了他们身上的伤痕,还看了江东门‘万人坑”积土下的累累白骨,并且拍了照片。这使他很震惊,他说:“要加强日中友好,只有客观冷静地看待过去的两国关系,在承认日本曾侵略过中国这个事实的基础上讲友好,才是真正的友好;不了解过去,不承认历史,谈友好是不牢靠的。”12 月 22 日晚,张耀华市长会见并宴请了本多,本多对受到市长接见感到很荣幸,对有关部门热情接待感到高兴,对这次采访结果更感到满意。他原打算 10 年后再来南京,后改变了计划,准备 1984 年 11 月份再来南京,还要约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道来,以便继续采访和交流。

其次是日本“和平之船”访华团。该团由日本开展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的学者、青年学生组成,共 396 人。其中 159 人于 1984 年 8 月 12 日晚专程来南京,实地了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13 日上午,在听取了段月萍先生介绍后,会见了幸存者,凭吊了江东门‘万人坑’遗址,在纪念馆奠基碑前献了花圈,许多人看到‘万人坑’内累累白骨时,双手合十默哀,流下了眼泪。

再次是,应邀来宁参加中日青年联欢活动的日本青年朋友。其中“日本青年同盟代表团”“妇人会议青年代表团”“毛泽东思想学院代表团”一行 35 人,由段月萍先生陪同,于 9 月 28 日上午凭吊了江东门‘万人坑’遗址。当看到‘万人坑’白骨时,日本朋友全体肃立合掌默哀,边忏悔边流泪。“妇人会议青年代表团”团长说:“过去我们国家的军队在你们的国土上做了这么多不光彩的事,我们向你们赔罪了。”

3. 正式发掘‘万人坑’遇难者遗骨

1984年秋(10 月一11 月),正式发掘‘万人坑’遗址。此项工作由侯立仁负责,大致分成两个阶段。起初是,开挖 1982 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万人坑”,即前述 3 批日本友人见过的‘万人坑”。此项发掘 10 月中旬开始,挖掘结果不理想。挖出的全是乱骨,没

有完整的尸骨，没有层次。坑的直径为 2 米,深度约 1.5 米,据当地农民说，此坑是农民在此处刨荒种地时挖出的乱骨丢弃而形成的。因此这一情况不能说明建馆于“万人坑”遗址的依据。第二阶段，侯立仁等同志又重新走访当地农民，请他们指认当年掩埋尸体的‘万人坑’。经老农指点,在原先发现的‘万人坑’西面的高坡上，有一条东西向的壕沟，是当年掩埋尸体的地方。

11 月初，即组织人力开挖。在约 30 公分深的土层下面发现了长约 10 米、宽约 1.5 米的二三层垒叠的完整尸骨，尸骨的头颅一个挨着一个，有的头颅上还有枪眼。层层叠叠的尸骨令人感到震惊，当即请南京电视台录了像（见录像带）。当时雨花区文化局的杨新华同志曾在发掘现场捡起了日本士兵的啤酒瓶、被害士兵的衣服纽扣和中国市民的鞋底等遗物。

当这项发掘工作正在进行时，由日本学者、新闻记者组成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华团一行 10 人,于 1984 年 12 月 16 日至 22 日来南京访问一周。该团的组织者是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团长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原彰。他们来南京的目的是调查了解南京大屠杀的资料、采访幸存者、考察遗址等。

12 月 19 日下午,该团参观凭吊了江东门‘万人坑’遗址。其成员日本东京学芸大学副教授君岛和彦，在回国后，于 1985 年 3 月在《历史教育月报》上发表了题为《参加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访华团》一文，其中有一段描述了参观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情景。他写道：“19 日下午，参观了江东门外南京事件纪念馆的预定馆址，这里是埋葬从上新河到江东门一带被屠杀者的地方。筹建机构负责人侯立仁先生作了介绍以后，又把埋葬地的一角挖开让我们看。这是一道约三米高的土堤，在约二米高的地方把土层稍微扒开，立刻露出了人骨，而且这些人骨还垒叠了两三层，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令人窒息的场面。据介绍，土堤一侧的土坡上还埋着大量的遗骨，这么说来，我们听取介绍的时候正是站在死者的遗骨上

面了。当时那些开挖埋葬地的农民和附近聚集围观的人们都盯着我们,这种众目睽睽的场面至今也不能忘却。”

“万人坑”的发掘工作延续了一段时间。直到 1985 年 4 月,随着基建的进行，仍然挖出不少遇难者的遗骨。在拍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纪录片时，编史办的段月萍、许亚洲和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 5 位成员,赶至江东门基建工地,还看到在西边的施工工地上，有二至三层的大量遗骨。在一个坑内，施工人员正在一点一点地清除遗骨的泥土。当时，他们抢拍了这些挖掘遗骨的现场镜头。

4. 遗骨的处理和陈列后的反响

由于当时对保存“万人坑”遗址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仅根据图纸设计建造纪念馆,没有考虑保留遗址现场,只把“万人坑”遗址现场拍了录像带保存。对于挖出的遗骨作了如下处理：

在纪念馆基建过程中，对于基建不需要的土地，虽发现地下有遗骨,不再继续进行发掘,仍然保留在原地下。

对已挖出的部分遗骨，负责挖掘遗骨的侯立仁、杜宝山同志，把腿骨、肋骨等拾起来，装了七八麻袋，头颅骨装了五六麻袋。当时放在工棚里，准备纪念馆建成后，放在遗骨陈列室内展出。后来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颅骨被压碎了许多,最后只剩下两麻袋,其中有 16 个完整的头骨。纪念馆开馆前，侯立仁同志把这些遗骨移交了。

在布置展览遗骨的陈列室时，请来南京卫生学校的高老师，对遗骨进行清洗和消毒。在清洗消毒过程中，发现有一个颅骨的额头上，有一个洞，周围呈青铜色，有的腿骨上也呈青铜色。高老师说:“尸骨遇有铜就会发青,可以肯定是被子弹打中的。”

纪念馆基建用推土机推土时，能拣的遗骨侯立仁叫农民工拾在一起，另埋在纪念馆内的一角。

当时，北京军事博物馆正在调整陈列，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在筹

建，需要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部分遗骨作展品，纪念馆派段月萍副馆长为他们送去了几个颅骨，供他们展出。

纪念馆开放后引起了国内外观众极大的反响，特别是遗骨陈列室内摆放的遇难者累累白骨，更使观众受到强烈的震撼，压抑、沉痛、耻辱、悲愤同时涌上心头。它激励着人们反思，痛定思痛，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南京一中高二学生杨明参观后，在作文《刻骨铭心的血泪史》中写道："遗骨陈列室里，跳进眼帘的累累白骨使人毛骨悚然，继而又使人怒火满腔。尤其使我难过的是那个只有拳头大小的颅骨，这分明是一个幼儿的遗骨啊！儿童，我们称之为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而日寇连婴儿也不放过，岂不是在企图扼杀我们祖国的未来吗？"华工附中高二年级王迎霞在《阳光下的罪恶》作文中写道："那形如棺木的遗骨陈列室里，累累白骨，使我震惊，更使我感到窒息，这是侵华日军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罪恶。'南京通信工程学院的学生欧孝昆参观后写道："进入遗骨室，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呈入眼中的竟是累累白骨，这具具白骨便是侵略者的罪证。你可看到，那头骨上还留有累累弹孔，那白骨之上还印着深深的刀痕……我不忍看下去了，死难的同胞们，你们死得好惨，你们死得不甘啊！那一个个遇难者的头颅，使我思绪万千，始终不能从脑海中消失。痛定思痛，我们决不能让这一历史悲剧重演。振兴中华，走向未来。'严建新同学参观后写道："遗骨室里，那成堆的白骨，再现了当年日军大屠杀的惨景。'欲免外辱，唯国自强。'这就是 30 万无辜遇难者带来的血的教训。我们应该牢记血的教训，充满自信心，自强不息。"

一些外国友人参观遗骨陈列室后，感到震惊，特别是日本友人，更加感到羞惭。他们明白了日本是加害者，要向中国人民赔罪。

纪念馆开放后接待的第一批日本朋友，是以市川诚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劳动者交流协会访华团。他们参观遗骨陈列室时都流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